

□ 庆祝建校100周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伟业传承有新人。上面所述都是我过去经历的好的方面，反映了绝大多数清华学子的正面形象，是清华园内的主流。毋庸讳言，清华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出现过贪官囚徒。今后还会面临新形势下的挑战与考验。我们寄望新一代“清华人”必将与时俱进。1977

级校友精心制作一块“纪念大理石”镶嵌在学校主楼台阶上，他们的寓意恰好寄托了“清华人”共同的心愿：我们愿做“一块台阶”，做一颗铺路石子，让新一代“清华人”踏上“台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祝愿母校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代代传承。

盛世清华话今昔 世纪学堂赞歌扬

○卢耀如（1950—1952地质）

清华百年校庆，在清华受过教育的学子都会从心中怀着感激与喜悦的心情，向母校致以衷心的祝愿。

我是1950年秋进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本科的，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了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两年在清华园接受教育，给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全面的培育。有几方面感到特别重要，值得回顾。

一、发挥学科优势接受交叉学科的熏陶

我在福建省福州英华中学学习时，数理化学习成绩好。当时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沈元教授于1948年回福州探视其病危的母亲，因战乱他不能返校，就在英华中学母校教书，也讲授哥德巴赫猜想，并单独和我谈了三次，鼓励我去摘下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因福州两次沦陷于日寇的入侵，所以使我于1950年春季结束英华中学的学业。因家庭困难，我就想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升学。向沈元先生请教后他说：“好啊，工作一段时间再升学，理解力更



卢耀如院士

好。”于是我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州团工委南台办事处工作了半年多，把功课都丢了。夏天时，华东高校先统一招生，我没参加。后来在英华中学看到比我低班的同学，都在备考大学，我心动了。华北高校统考时，我提出申请报考大学，几经曲折得到批准。于是我抓紧复习丢下的功课，我还是满怀非清华不读的信心报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物理系。不幸临考前几天又生病了，咳痰中有血，当时怀疑我得了

肺病，精神负担很大，那时天又热，睡不好，考试时有些恍惚，没考好。在榜单上被列入：“下列考生成绩尚可，所填系科无法安插，须重填志愿”。

经请示华北统考招生委员会后，在学联同志的帮助下，为我筹集了路费。由福州到北京我走了7天多，来到清华园教务处，教务处给我华北统考可选择的备取的院校系，清华大学可选的系不多，理科只有地质系。我选择了清华地质系，原想以后可以在理学院中再转系。

当时清华大学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微积分、物理是必修的，但可选择不同的班。我为了以后转系，就选了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课程，选了为物理系学生开的物理课。微积分课还是英语授课，物理课实习，我特别注意连写报告都是正楷，老师为此转告我，做好实验，不要太浪费时间花在写字上。

我刚入地质系时，仍抱着转系的愿望，后来因地质工作国家需要，组织上要我带头打消转系的念头。那时候土木系的陈樑生教授也是福建人，他是搞水利的，他认为地质工作非常重要，有一次在地质系碰见他，他对我这个小老乡，就谈起长江三峡工程等等，都需要地质工作。我在中学时也听到有关三峡工程的报告。土木水利在清华也是很有影响的，于是我就接受地质与水利土木交叉学科的学习教育。在二年级时我就选修了建筑材料、材料力学，加以必修的测绘学，并且常常参加有关两个学科的活动。后来又修了理论力学、土力学等。当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治淮工作开始后，我于1952年暑假期间和田开铭、

钱学溥、任昌毅、余也果4位同学一起奔赴淮河，由老工程师姜达权先生指导进行实地考察。结束后，我写了《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条件》，这一成果一直正式保存在地质部资料馆中。

我们班有36个同学，其中有12位同学偏向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新兴学科发展，就是其他专攻传统地质学和矿产的同学，也从清华的学科交叉中，接受其他有关学科的教育熏陶，如从物理、化学、数学和生物等学习新的选修课，得以更好地从事地质工作。可以说，我们班12个人是我国最早偏向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的。当时国外也刚刚开展不久，这就是清华大学交叉教育的成果。同样，土木等系学生，也从地质系课程中得到培育而有坚实的地质知识。

二、重视实际锻炼，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学校传授的是基础理论，而实际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创造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在清华大学我觉得这方面的锻炼是很好的。一年级时，老师带领出去进行基础的地质现象的观察，从中领悟自然界的地质现象。刚入学不久，我们同房间的大六同学周学长，因为刚解放时，他没学政治大课，不算毕业，为工作需要他出去工作一年后又回清华，补上政治大课，及兼任助教，所以我们称他为大六老大哥。有一天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现在不能回答，以后探索研究后再说。当时我无意识地说他，你都大六了怎么还不知道，他严肃地对我说：“你以为上了大学就什么都知道了吗，许多是要在实际中学，要

□ 庆祝建校100周年

自己去思考，才有自己的创见，大学学习，也只是给你一把获取知识的钥匙。”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后来，去淮河实习，就是要自己去创建对建坝基础的认识。我也去正施工的官厅水库实习过，这对我出校门不久，担任地质部淮河工程地质队队长、官厅水库地质研究队队长和负责三峡工程南津关石灰岩坝区的勘测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卢耀如院士在野外考察

次对我说：“卢耀如你是团员应带头不要转系，地质工作国家非常需要”，单独谆谆教导启发我。有一次我们锻炼时，在水木清华附近看见池教授抱着小孩，我们围上去畅谈，她教我们岩石学。

三、大师的风范引领和师生的和谐情怀

清华大学有着不少大师引领，所以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我们上学时，叶企孙、周培源、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陈岱孙等教授，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师，早期还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闻一多等。大师们的学识、治学精神与人格、学风，支起了大学的骨架与灵魂。在清华，大师们和学生们都有着和谐的师生情谊。

有一次，周培源教务长亲自到善斋我们住的房间隔壁，找文学院一位同学连续交流三次，从教务长耐心的三夜谈话，可想到大师、教授们以学生为本和认真负责的示范行为，深刻体现了清华的师生之情。地质系主任是袁复礼教授，还有张席禔、孟宪民、杨遵仪、冯景兰等著名教授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涂光炽、池际尚等年轻教授。我们同学也经常去袁复礼教授家交流，和他的儿女也都熟悉。袁教授有一

四、全面素质教育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清华，德育智育之外，重视体育是一个重要传统。当时清华和全国学校一样，推行“8150”制，即每周有50小时学习，每天有8小时睡眠和1小时体育锻炼。那时，我练3000米，每天由西体育馆出发，途经善斋、化学馆、气象台、生物馆、静斋、西校门、二校门、礼堂前广场，再回到西体育场。全校两千多人，多数都锻炼，运动后不少人要冲一下澡，于是马约翰教授提出了“三分钟洗澡法”。在体育馆内只有几个水龙头，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而不多占时间，即：一分钟用热水冲后就让位，用肥皂毛巾擦身一分钟，再用热水冲半分钟，把水龙头转凉水再冲半分钟，这样大家都很快洗了澡。

当时，预备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篮球队就在清华训练，而中锋就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唐振声，清华园内体育锻炼的风气非常好。

涉及美育方面，有许多文艺社团，如：歌咏队、舞蹈队、戏剧社、美术社、音乐欣赏等等。我在中学就参加乐队吹黑管，在清华经老师考核后也参加了铜管乐队。过“五一”、“十一”时，3点就起床吃早点，坐火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东单，游行中要不断演奏，下午休息，晚上参加天安门广场联欢，第二天一早赶回学校，在清华园又要不断地演奏迎接同学归来。乐队同学的表现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1951年我们组织了民乐队，主要由地质系和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组成，我任指挥。当时首次演奏民乐多部合奏曲，于1952年春节演出《马车夫之歌》、《康定情歌》等三个曲子，受到热烈欢迎。我谢了三次幕，只好由报幕同学说：“对不起同学，民乐队只练了三个曲子”，这才得到最后的掌声。清华多种多样的文艺社团活动，的确是陶冶了学子们的健康、乐观与积极向上的情操。此外，清华还经常请校外专家来校讲演，涉及国际形势、美学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例如女作家丁玲，就在清华讲文学、谈恋爱观。

五、全局出发立足为国家 的大发展作奉献

在清华老校歌中就有“吾校庄严，巍然中央”，“大同爰跻，祖国以光”，在清华还有“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思考清华，也具有高等学府应有的远大眼光与

风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从大局出发，很快就将理学院调到北京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地质系为主体，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清华航空系也调出组建了北京航空学院。于是，清华上天入地的两系都没有了，相对只有一些工程学科存在。现在看来，不能不说是遗憾之事。

院系调整后，清华在学科和教研方面的发展，因为缺少了地学研究，也必然会影响到许多工程学科的深入发展。涉及到水利、能源、土木、建筑、城乡建设环境、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灾害防治等许多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院系调整清华有损失，但是从全国出发，又是得到大益的。

在母校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作为一名莘莘学子，和许多同学一样，对母校仍是充满了感激与思念之情。在此，仅有一个愿望：祝清华大学今后能更好地发展，居于世界著名大学的最前列，为中华培养出更多英才，也为世界教育作出重大贡献。此外，也祝愿清华大学，能很好恢复与发展地学，以促进许多学科的再发展。

值此母校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时，谨赋诗一首以表心愿。

赞清华

水木清华逐时波，
几代风流舞中华；
报国为民涌豪杰，
厚德载物育英才；
百年教绩环球誉，
千秋伟业历代传；
盛世大庆论今昔，
世纪学堂赞歌扬。